

革命烈士诗抄

萧三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革命烈士诗抄

萧 三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画：邹 雅

革命烈士诗抄

萧 三 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9.25印张 2 插页 164千字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2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0次印刷

印数943,501—974,500册 定价3.10元

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
聖火之火可以燎原！
死難烈士萬歲！

毛澤東

讀革命烈士詩鈔

戰友音容永世遠，
門生業績有光輝。
如聞聲款精神振，
展誦遺篇識所歸。

一九五九年三月

董必武敬題

門生一詞見後漢書卷八十七劉陶傳

革命烈士詩抄

誰能動手換人間，
誰能成佛成仙成聖賢。

五四以來新歷史
光芒万丈此詩篇。

林伯渠

一九五九年
四月十八日

題革命烈士詩抄

鄭沫若

中國青年出版社收集了革命烈士四十多位^{的遺詩}，編成《革命烈士詩抄》，并詳加注釋。血染鉄箭，氣壯楷模。讀罷清輝照題詩。

血性文章血寫成，
党人風骨万年貞。
丹心粉碎丹仍在，
鉄鏈壓成鉄愈鐫。
龍戰玄黃萬古赤，
鷄鳴風雨舞天晴。
頭顱換得金星五，
滿地紅旗众手擎。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

革命烈士诗抄

言 炳 丹 青

德 配 天 地

功 昭 日 月

行 作 楷 模

吴玉章

一九六一年
六月十一日

題革命烈士詩鈔

句句是詩，

字字是血。

如游龍般天矯。

如震雷般響澈。

一歌兮水倒流，

再歌兮山斷裂。

三歌四歌兮

紅日東昇。

妖風消滅。

烈士的歌聲長存。

人民的心頭永熱。

謝覺哉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致 读 者(代序)

萧 王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
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
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这本《革命烈士诗抄》,不是普通的“诗抄”或“诗集”。
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诗文集。

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诗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
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
他们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们的崇高的人格、坚贞
的操守,他们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心,都是
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诗篇。正象一
位殉难烈士所写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段事迹,都如神话
里的一般美丽,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墓所写的题词。可以说，这两句话，也是对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崇高赞誉。

殷夫烈士写过一首诗——《血字》，前三节的开头一句都是：“血液写成的大字”。

是的，烈士们遗留下来的每字每句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来的，它们不是寻常的“创作”。就因为这样，所以常言说的“诗如其人”，在这本诗抄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光辉。

革命烈士们都是真正的、伟大的诗人。

革命烈士们的诗，都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

笔者参加这本诗抄的编辑工作，得以重温和初读全部壮烈的诗篇，内心经常十分激动。我想起那些曾经认识和共同工作过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以及那些虽然不曾认识但是读了遗诗就在我的脑际巍然矗立起来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每每不由得停下笔来，默默地向他们全体和一个个致哀，致敬！

我看见了，在一切反革命、反动派的极端残暴、极端凶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施行极端野蛮的镇压、逮捕、监禁、刑罚、屠杀以及极端卑鄙的阴谋、收买、诱惑、挑拨之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我想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真不是轻易得来的呵！我们今天的自由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正如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背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奋斗。”

他们，无数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没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土壤，泰山不能成其大；没有细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过程，是漫长而曲折，艰苦而残酷的过程。没有千千万万先烈的英勇牺牲，革命就不能胜利，约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就不能站起来。

我又想起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在延安“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所说的：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于是我听见：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在就义前都慷慨高唱的《国际歌》声，都昂然高呼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的口号声。他们是怎样坚决地相信：自己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事业一定胜利，人民一定能够解

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

李大钊同志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曾坚定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瞿秋白同志在赴难时的诀词中又说过：“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当我每次背诵夏明翰同志就义时的四句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都不禁低下头来向他深深地致敬，然后又立起身子愿作他所说的“后来人”。

我似乎永远听见杨超同志就义时高声朗诵的英雄壮语：“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我也似乎经常看见吉鸿昌同志在刑场地上用树枝写他的壮士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诗一首》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刘绍南同志在刑场上高唱的《壮烈歌》将永远响彻云霄：“……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党，我决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李少石同志的遗诗将永远激励后代：“不作寻常床蓐死，英雄含笑上刑场。”“生当忧患原应尔，死得成仁未足悲。”“莫讶头颅轻一掷，解悬拯溺是吾徒。”吕惠生同志在狱中写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崇高的抱负：“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欣天破晓，竟

死我何求！”陈然同志在狱中痛斥敌人时写的《自白书》又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坚贞的气节：“……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在这样英勇坚毅的共产党员的面前，敌人的一切残酷暴行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而对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一丝一毫也摧折不了！

叶挺同志在重庆狱中写过一首《囚歌》，诗的最后一句是：“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郭沫若同志说：“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每个革命烈士和他们所写的每一首诗的写照。

二

我们的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非党的革命志士，每一位都抱着“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同志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周文雍同志诗）的勇气和决心；都具备着“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刘伯坚同志诗）、“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饴”（萧次瞻同志诗）的风格和品质；都表现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同志诗）的宁死不屈的磅礴气概。革命烈士们这种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真“象金子一般的

亮，象金子一般的坚”（蔡梦慰同志诗），给我们全体党员、全体革命人民树立了万代楷模，已经作到了古人所说的“立德”，——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

他们，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岗位、各条战线上，同各色各样的敌人进行过英勇不懈的剧烈的斗争；唤醒了，组织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把革命事业、历史车轮推向前进；他们具有“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崇高抱负，终于使“工农齐解放”的事业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他们又做到了古人说的“立功”，——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他们都作到了保尔·柯察金所说的——在死去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因为烈士们的一生，已经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了。

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立言”，——这就是他们还留下了许多精辟感人的著作。例如李大钊同志的《守常文集》，蔡和森同志的通信和政治论文，瞿秋白同志的《瞿秋白文集》，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日记》，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赵世炎同志在《政治生活》、《向导》等党刊上所发表的许多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以及恽代英同志和萧楚女、林育南、李求实诸同志为青年写的许多热情的文章，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同志的作品，殷夫同志的诗文等等。这些遗作，在全国解放以后都已陆续出版或将要继续出版。它们对于我们青年一代——不仅青年一代——都有极其巨大的政治教育意

义。这些革命烈士的遗著，是我国文化宝库的珍品，希望我们的出版界能广为收集出版，以供广大青年们阅读。

我们现在辑录在这本“诗抄”里的烈士遗作，只是目前初步收集到的一部分革命先烈的诗歌创作（而且如李大钊、殷夫、续范亭、陈辉诸同志的作品，也仅只选了他们全部诗作中一小部分）。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收集出版。

古人说：“诗言志”。现代人常说：诗是真实感情的流露。的确，通过革命烈士的诗作，我们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的伟大襟怀；这些诗，都是革命者的伟大心声。同时，诗歌又是最易传诵、最能动人心弦的，因此，许多烈士的诗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但读起来有时却比千行长诗更有力量，更能使人感动和受到鼓舞。

烈士们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因此，他们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写诗作歌的使命。

李大钊同志写《在太平洋舟中作》、《送幼蕤诗》，邓中夏同志写《新诗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写《劳动节歌》，杨靖宇同志写《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李兆麟同志写《露营之歌》，涂正坤同志创作民谣……都是他们直接用自己的笔，创作了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宣传鼓动的诗歌。

从小就写诗，后来成为革命诗人的殷夫同志，不愧为“历史的长子”，“海燕”，“时代的尖刺”（《血字》）。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配合当前任务的。他是我们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诗人。他有几句诗，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诗歌创

作的态度：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一切——都是钢铁；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纪律！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这几句诗，真可以作为青年读者们的座右铭。诗人把钢铁的语言和钢铁的头脑、钢铁的纪律并举，可见烈士对于写作是怎样的严肃而认真。

另一位青年诗人陈辉烈士也在他的《献诗》里写道：

人民就是上帝！
而我的歌呀，
它将是
伊甸园门前守卫者的枪枝！

由此可见，烈士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看得怎样庄严而隆重。

这样的诗是战斗的诗。这样的诗人是战斗的诗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干革命工作，然后才是写诗。写诗也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家，然后才是诗人。写诗正表达了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他们的崇高理想。